

不得不靜觀

讀王和平《色情白噪音》

that's the hormones speaking》

文／馬翊航

馬翊航，一九八二年生，台東卑南族人，池上成長，父親來自不列顛哥倫比亞，建和部落。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，曾任《幼獅文藝》主編。著有詩集《細軟》、散文集《山地話／珊蒂化》。合著有《終戰那一天：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》、《百年降生：1900-2000 臺灣文學故事》。

我聽見你提出一個又一個問題：誰別的肋排？香蕉怎麼賣？而你可是我的天使？

我尾隨你逡巡於一排排五光十色的罐頭架間，不難想像，店家的保全准背後緊盯著我們。

——艾倫·金斯堡〈加州超市〉

在管道裡

艾倫·金斯堡有詩〈加州超市〉，重新組裝場景，使詩人在內的諸種幽靈，遊蕩在諸種物質與歷史間。超市內通道筆直，一排排貨架、現代指示，連淒涼感也被緊壓、監督，詩中降臨的「何以至此」的疑問、奇想與感傷，賦予了境遇、情懷、物質上的「現代生

活」，一次發言顯靈的機會。

買賣使人多心，王和平〈色情白噪音〉中的〈阿風麵包〉，主角郭頓在下班後心血來潮用手機預定了一條哈密瓜生乳捲，要在如迷宮如下水道的地鐵通道尋機取貨，心頭不時縈繞的念頭是，友人阿沾死後的物理性變化。作為小說的開篇，比她筆下的販賣機更明快地，插入另一種現代生活的癥結：管道的透明與不透明，死靈的在與不在。當郭頓將手探入販賣機取物口，彷彿插入恐怖箱，而最終他魔幻地，得到了一個膨鬆如麵包的嬰兒。

我家最近的捷運站，裝置有一台生乳捲販賣機與i郵箱，它們都設計成使人更易於取得目標物，而在我閱讀到

王和平〈阿風麵包〉之前，我從未意識「取到異物」的一丁點可能。小說將儀式與加工品、生產（與死亡）過程「眼不見」的不安、亢奮的商業性音響暫時組裝一起，產生了一種複雜的麻醉與危機意識：死亡在其他身體上是如何（不）產生作用的。

比〈阿風麵包〉更強烈的，還有〈皇尚燈塔〉。「皇尚燈塔」是一間在德國販賣中國風情的奢華餐廳，陌生語言裡，小說主角同樣受困在一種管道中：到了這裡，要去哪裡？「五年的時光，拿同樣的中國製鍋鏟、炒一樣的飯。這裡的外面，我不確定是不是真的算外面。」小說中有兩台機器，一台是微波爐：她盯著微波清酒，網格窗口內

一如打光的迷你舞台，在這受困而奢侈的一分鐘內，它與她共旋轉；另一台是絞肉機：意外把同事手指絞碎，血肉模糊。小說最後是除夕煙花，一時之間，也像微波爐光，或綻裂的人體末梢。

她的物理學

一如她對販賣機的觀想，她的小說有能力扭轉便捷，探入另一層曲折的「取物」管道。我不得不驚嘆，她是怎麼抓住這些東西的？〈色情白噪音〉裡，她以保齡球發明了最奇異最貼身的情色意象。手指通過了身體（管道？），進入庇護所後的人間漂流，接下來球會滾到哪裡？敘事者「我」在聲稱前世是觀世音的情人眼下，觀照自身。她的小說更有某種（不得不）靜觀其變的體質，「靜觀」可能是政治行動上的「意冷」，「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的姿態哲學（〈色情白噪音〉之外還有〈金黃法拉〉）；「我」放大再放大觸不到的戀人影像，「低像素、無底谷」——這是她的另一種靜觀。

交友軟體之「檔案／照」能夠「辨識」什麼，是當代生活的平凡煩惱，也是影像哲學問題。放得愈大、靠得愈近、懂得更多——顯然不是。在有限畫素下，小說家得以看穿模糊，以此為鏡。烏利西（Wolfgang Ilich）〈模糊的歷史〉探索了人類影像史中對模糊的欲求與需求；賈克·阿達利（Jacques Attali）〈噪音：音樂的政治經濟學〉，以噪音如何被涵納、調諧、轉化，理解音樂與社會的關係：「音樂，就像麻藥，是直覺，通往知識的道路。一條道路？不——一個戰場。」小說集中，不乏對「模糊」與「噪音」的好奇與模擬，那也是實實在在、無所不在的戰場。

〈色情白噪音〉裡是帶著雜訊的高潮記憶；〈金黃法拉〉裡，使現下政治成為前塵歷史，後革命與變身前，在同一個舞台上換手。店家音樂風格的丕變，搗亂了主角在按摩工作中經營的權力情境，小說裡說：「很多時候，我們不該低估這世界徘徊於背景的音頻作

用。」〈色情白噪音〉裡有流離低迷的背景音，也有「清爽不糾結，愛灑脫！」這樣的廣告剪接，似是怪夢屏風。

〈色情白噪音〉裡的小知識是，保齡球對球手的重量，最適宜在體重十分之一左右。人非保齡，這麼多超重卻又必得在生命中流通、加工的人、物、情，王和平的〈色情白噪音〉不是一篇篇苦中作樂的小說，也不只是流逃情懷的內外觀、自嘲。她有政治與日常的意（在言）外，細節調控與模糊美學的（抓）交替，且細密承擔在於她說：「戰爭頂多只是，盡了全力，教人欲言又止。」



▲王和平《色情白噪音that's the hormones speaking》，九歌